

双柏县文史资料选辑

第十期

(碍加地区资料之一)

政协双柏县委员会文史组

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

~~~~~

目 录

前 言

- 1、邹 双攻城.....彭毓先 口述
- 2、碍加街血案.....彭毓先 口述
- 3、迟道明、罗成用之死.....陶希贤 口述
- 4、王家增买官.....陶希贤等 口述
- 5、五〇年碍加土匪暴乱前后 (片断).....陶希贤 口述

## 前 言

据《乾隆碣加志》所载，唐时，碣加为夷獠所居，元、明以后常有野贼出没，官民深受其害，康熙六年，野贼毁城，乾隆十一年，州判罗仰特上稟新建石城，以安官民。民国年间，官匪勾结，为害更甚，加以官场腐败，地方势力相互争权夺利，地霸官僚残酷剥夺，碣加民众更不堪其苦。

新中国建立后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碣加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，真来之不易，值得珍惜！

本期刊出有关碣加的五篇史料，从不同的侧面，反映了民国年间碣加地区的基本社会状况，旨在对进一步了解碣加的过去，激发、坚定深化改革、大力发展生产力的信心，和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有所启示和帮助。

请批评、指正！

政协文史组

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

## 邹 双 攻 城

彭 毓 先      口述

民国年间，在一段时期内，砣加地区匪患频繁，大者聚众百人，占山为王，其为害除砣加境内外，还殃及楚雄、新平、景东连接地带，过往客商，贫民百姓深受其害。

解放前，砣加设分县、区、镇的各个历史时期，均有相应的“剿匪大队”、“治安队”一类的机构设置，然而，官匪之间，互相勾结，名官暗匪者有之；因利益冲突，相互夥伴、撕杀械斗者亦有之，《邹双攻城》为其一例。

### 新 厂 二 邹

邹 双，砣加新厂人，自幼不务正业，民国二十年后期，纠集砣加地区有实力的匪首 自称“大爷”，出没于深山丛林，险道要口，靠抢劫为生。

邹安富，砣加新厂人，民国二十七年任砣加、新厂保保长，（砣加、新厂合为一保），在砣加地区颇有权势。

邹安富任保长初期，上方政令尚能通行，服管服调，久之，邹双、邹安富相互勾结、利用，结为一夥，抗兵、抗粮、抗税，官方却不敢牵动毫毛。邹 双则借邹安富政治权势，变本加厉，任所欲为，邹安富做贼无名，分脏有份，名利双收。

砣加体制，几经更迭，民国二十七年设区，云龙人王勤方任区

长，面对邹安富通匪上抗，曾稟报当时双柏县政府，县长阮荫怀指令王勤方，捉拿邹安富归案。

民国二十七年农历二月初八，王勤方调集区丁、壮丁三十余人枪，星夜赶赴新厂，突击包围邹安富住址，将其活活捉住，捆绑送往砣加。

邹双得知邹安富被活捉消息，便立即调集匪众数十人，沿路追赶，并在烂泥箐领岗开枪射击。王勤方派去的区丁、壮丁，自知人枪甚少，难于抵挡，在逃跑途中杀死邹安富，将尸首滚入路下深草丛中，匆促逃回砣加。

### 邹 双 攻 城

农历二月初九日，日出时分，邹双带领匪徒追至砣加。

王勤方、张子其（兵役主任），对邹双攻城早有准备，将东、西、北三道城门紧闭，又调集各保壮丁，持枪、棒、长矛，白天黑夜守护，所抽壮丁，各家轮换，自带伙食。为防止守城壮丁偷懒、睡觉，区上组织专门巡逻队<sup>回</sup>巡监视。当时，我家弟兄二人也被抽去参加了守城队伍。

邹双带领的匪徒数十人，分驻旧县、烂泥箐、盘古村一带，邹亲自率领精干，配有花号枪、高表尺得力武器，在盘古村小店坐镇指挥，伺机攻进砣加城，捉拿王勤方、张子其，取其首级，为邹安富报仇。

二月初十日，邹双开始攻城。邹以一部份匪徒，抬着事先准备好的大捆蕉巴（晒谷子用），在枪声掩护下，急速冲进西城门楼下，

全图  
点燃鞭炮，突破西门，冲进城内。一时间，枪声密集、喊杀声四起。匪徒们开始爬城墙抓壮丁，夺武器。

然而，事情却出乎邹 双的预料。

城内王勤方、张子其早在城墙的每一个城垛上都安排了壮丁，重点部位架好了五子炮、火药炮等得力枪支，严阵以待，王、张还使用了新奇的“稀饭战”，在城墙上煮好几大锅稀米稀饭，向爬城墙的土匪迎面浇去，使之无法动荡。

西城楼楼板，为一根根方木拼合而成，守城壮丁通方木当枪眼，对准冲进西门的匪徒开枪，使之突破西门的企图破灭。

一场激战之后，城内外枪声、炮声、喊声逐渐稀少，邹 双败仗收兵撤回旧县。

可是，匪徒们并不就此甘心。邹 双率匪徒撤回旧县后，还经常派人到城下骚扰，喊话：“都是地方人，无冤无仇”！“我们只要王花子（王勤方）、张花子（张子其）的头”！邹 双伺机再次攻城。

这期间，双柏县政府派来常备队，增援砣加守城实力，攻守双方，戒备森严，坚持十日之久。

王勤方、张子其自知免不了落入邹 双之手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县常备队来后，便趁机逃离砣加。消息传出，邹 双眼看目的已无法实现，打消了再次攻城的打算。

事态平息后，邹 双进城，砣加民心极不安定。邹 双退守旧县阵地，但经常配带大、小枪支、长刀、耀武扬威，进城寻衅闹事，借口捆绑百姓。吹、赌、奸淫无恶不作；还到楚雄、景东、新平境内到

处为善。

磗加人民惶惶不可终日，田园荒芜，民不聊生。

## 招 安

民国二十七年后期，双柏县长阮荫槐下令招安，对邹 双匪众实行安抚政策，其条件是：凡磗加地区的烟、酒、屠宰，摆赌抽头等各种捐税，统归邹 双收取，作为经费开支。以此一招，稳住邹 双。

与此同时，阮县长另有一策，他暗地里先后分批轮送得力人枪到磗加，作好平匪准备后，他若无其事地只带二三普通随行人员亲临磗加。

王勤方、张子其逃跑后，马汝湘接任区长。阮荫槐到磗加后，抓住马区长不放，限令马捉拿匪首邹 双归案。

邹 双进城，常住马汝湘家，吃、吹、赌、奸淫及其行踪，马十分清楚，虽县长有令在身，却不敢轻率妄动。另一方面，阮荫槐到磗加后，表面上和邹 双打得火热，同床抽大烟，谈笑风生，常来常往，亲如知己。邹 双逐渐解除了对阮的防备。

民国二十八年，旧历五月初五，阮县长实施了捉拿邹 双的第二计策——宴请邹 双。是日，阮县长以知交身份，亲临邹 双住地，陪候邹 双到区公所赴宴。邹 双为感激县官大人厚爱，还赠以大烟、银元，以表谢意。

下午四点多钟，邹 双与三弟和往常一样，随身配带武器，由阮陪同进入区公所大门，穿过仓房院落，直往二堂走去。此时，阮已事

先在二堂侧门内安排好充足的得力人枪。阮借故解便，请邹双兄弟二人先走一步。此时，邹已发现两墙枪眼都有枪直指他兄弟俩，想退而大门又紧闭，只好硬着头皮向二堂走去。二堂正门大开，当邹兄弟两刚跨进侧门，即被解除武器，俯首就擒。县长命令将横行一时的匪首就地正法于二堂后院。（今乡公所花园水池附近）

邹双被处决，“树倒猴孙散”，然而，竟非如此。邹双的小弟，部属小头目，外号小拉七、小跳壳、马地利、赖柴包等，又纠集人枪，在磻加地区及其邻县继续为善。

### 磻 加 街 血 案

彭毓先 口 述

民国三十一、二年（公元一九四二年），正值国民党政府三令五申，禁烟禁毒高潮时期，然而军队、地方官员则阳奉阴为，明暗支持大种鸦片，并提出条件，对烟农贱价收买，高价倒卖和征取烟捐、税收，发财致富。

当时，曾任过国民党军队要职的官僚地霸李润芝（新平县人），以其政治兵权实力，以及豢养着<sup>的</sup>一批狗腿、恶棍和大量兵丁在新平、景东、镇源、磻加一带，称霸一时，只要他一声令下，谁能不依不顺。

王光阳，磻加人，长期跟随李润芝，为其得力部下，被称为李的“二水老板”。

民国三十一年（公元一九四二年），李润芝以明禁烟，暗支持手

段，为在附近邻县鼓吹广种大烟，发财致富，派遣王光阳回碣加进行活动。王光阳奉土霸王旨意后，带领二十余人枪来到碣加，进驻北城门中段民房（今敬老院一带）。

王光阳以久离家乡，会见亲朋故旧和名门豪绅，曾借武庙（今粮管所），杀猪宰羊，大宴宾客，并趁机鼓动大种鸦片。

周正其，新平人，李润芝部属，受调随王光阳赴碣加。周以其本性所致，到碣加后抽大烟、赌博、强奸妇女，任其所为，王光阳查觉后曾严厉训斥，为此，周对王光阳则怀恨在心。曾暗自向李润芝请告：王光阳在碣加杀猪请客，笼络人心，有组织兵马，反对团长（李润芝任过团长）之谋。李润芝一听之下，怒火三丈，不加考虑，立即派出精干人枪，开赴碣加，围剿北城门内王光阳以其部属驻地。王光阳等措手不及，一排排子弹乱扫之后，二十余人中仅三人从窗口逃脱，其中一保长虽负伤逃跑，仍被毙于盘古村，其余二人中一人负重伤，幸免一死，王光阳被活着，其余人员全部被击毙于北门内一民房檐上。时值农历八月，阴雨绵绵，碣加街血流遍地，腥味令人作呕，目不忍睹。全部死尸被拖至小官庙（今粮管所）下掩埋，王光阳被带到戛洒街头执行枪决。

事隔不久，真相大白，李润芝深感中计误杀，染成碣加街血案，但为时已晚，悔恨之余，又处决了周正其。

## 迟道明、罗成用之死

陶希贤口述

民国年间，国民党重税苛捐，官僚地霸重租盘剥，乡镇保长仗势敲诈勒索，加以常年匪患猖獗，碓加地区的贫民百姓被置于苦海深渊。

解放前，碓加地区匪患泛滥，此起彼伏，股数甚多，横行时间较长，为害后果十分惨重。股匪中，有官匪勾结，相互依存，也有明官暗匪，合为一体。他们都持有武器，各有势力。碓加地区的匪患之所以连年不断，靠“钱”、“枪”、“权”、“势”支撑是其主要原因。土匪内部，常因争权夺利而相互明杀暗害。

民国二十九年（公元一九四〇年），碓加改县佐分治后，设立嘉裕镇（后改碓加镇），为剿匪安民，曾在镇公所专设剿匪大队，配备了人员武器。当时，碓加赫赫有名，权、钱、势、枪齐备的义隆人迟道明担任剿匪大队长，同村人罗成用担任中队长，这支美其名的剿匪大队，实际是明官暗匪的土匪武装，曾横行于大竹林、哨地一带，打家劫舍，抢劫过往客商。

一次，中队长罗成用率匪众行劫，获货物、半开（银元）和一支大花号枪。这批货物、半开，罗成用已按他们的“规矩”与大队长迟道明和匪众共同分享，但大花号枪却被罗成用隐瞒后留作自用。以后，有匪徒向迟道明告密，迟道明则怀恨在心，决心干掉罗成用。可是，迟的这一打算，又被匪徒向罗成用告密，罗成用得知后，以抢先下手。

枪杀迟道明为快。

民国三十二年（公元一九四三年），春季，迟道明骑骤跨马，带老婆、孩子和两个“保镖”，到新平县者龙丈人家扫墓归来，行至干三坟时，被事先埋伏于路旁草丛中的罗成用等二十余名匪众，开枪射击，迟道明当即落马身亡，迟的一名“保镖”和迟的小女儿被当场击毙。儿子被吓得惊惶失措，落马后滚入深草丛中，后躲避于一土洞内，罗成用一夥匪徒到处寻找未获，便放火烧山，杀不了也要活活烧死迟道明的儿子。土洞周围的茅草被烧得精光，而迟道明的儿子避于土洞内，幸免于死。

罗成用率领匪众回村，抄走迟道明的家产后，便带领匪众上山“落草”，继续为害。

一年以后，加裕镇又成立治安队，对罗成用等几股土匪实行围剿，曾与罗成用一夥匪徒有过大小接触，但未被平定。最后，土匪内部因分脏不平，匪首罗成用又被部属匪徒杀害，并将首级悬于砣加城西门示众。

迟道明、罗成用之死，都遭到了同一下场。

## 王 家 增 买 官

陶 希 贤 等 口 述

国民党统治时期，官场腐败，行贿受贿，贪污腐化，谋私舞弊之风盛行，勾心斗角，争权夺利，出钱买官者亦屡见不鲜。

王家增，碣加龙树村人，任过保长，有钱有势，是碣加地区有名的地霸之一。民国三十四年（公元一九四五年），王家增为在政治、经济上大捞一把，达到其升官发财，在碣加地区站稳脚跟，逞强逞霸的野心。他抓住撤销碣加县佐分治，改设加裕镇后的机会，积极进行了一场买官活动。

王家增选准了当时的两个关键人物，暗示了他的意图，一是掌握实权的双柏县长陈铸，一是控制方圆百里的土霸王李润芝。他不惜以大烟八百两，让其弟以洋芋粉掩盖，背至县城云龙，直接送交陈铸。又以大烟二千多两，送给新平李润芝，两个月后，王家增明正言顺地当上了加裕镇镇长。

王家增当任镇长之前，国民党政府早已三令五申，禁烟禁毒，违者重处。但是，政府官员一面高喊禁烟，一面又暗地支持种烟，重要的原因在于层层官员通过收取名目繁多的烟捐、税款，中饱私囊，或大做生意，倒买倒卖，牟取暴利。解放前两年，加裕镇公所还没有登记种烟的专职人员（赵永和），凡种烟户，必须先行登记，各户种多少面积，需上缴多少大烟，都有明确规定，收烟后按数缴纳，不能短少。在农业生产极不发达的年代，多数农家都以种烟维持生计，然而，烟农辛苦一年到头却所得无几。王家增的发财，买卖烟土是其重要经济来源之一。

当时，碣加地区地方势力之间的斗争较为突出。王家增的上台，引起了对方势力的严重不满，另外，他当任镇长后，面对三令五申禁烟禁毒，也只好免为其难地奉上行下了。可是，他这样做的结果，却

遭到碑加地区以彭英培、罗成贵为首的“十大弟兄”地方势力的反对，加以相互间争权夺利的积怨，“十大弟兄”则抓住时机，抓捕了王家增，使用刑罚，讲条件，逼王家增出钱。

王家增当镇长期间，赵元功任兵役主任，赵和“十大弟兄”头目彭英培、罗成贵知交来往，关系密切，罗成贵曾送给赵元功四亩田，要他不要干预他们和王家增的事情。

县长陈 铸得知碑加王家增出事，曾派一科长到碑加进行调处，却被“十大弟兄”以抓捕威胁而赶出碑加。王家增在碑加受刑出钱后，又被送往县城，要挟陈 铸法办。

在此期间，王家增家里，曾以大烟、花钱（半开）为其到处奔波，陈 铸在王家增问题上，又接受了大笔贿赂，及至看监人员也接受了五百现金，将王暗中放走。王不敢归家，逃往新平躲避。

王家增在碑加地区表演了一场以出钱买官上台开始，历时不到三年，以出钱罢官告终的丑剧。

## 五〇年碑加土匪暴乱前后（片断）

陶 希 贤 口述

一九四九年春，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，解放大西南的战斗势如破竹。四九年十二月九日，云南人民迎来了和平解，随着五〇年一月双柏县人民政权建立后，三、四月份碑加地区先后派来了公安队和征粮工作队，分赴各地开展工作。

但是，官僚地主阶级，不甘心于他们失去了的天堂。新平的李润芝、碍加赵元功，双柏大庄的苏绍等一些官僚地霸，他们串通一气，暗地里纠集武器实力，密谋策划，妄图东山再起，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。碍加地区以赵元功为首，组织了一九五〇年旧历三月二十二日的土匪暴动。

赵元功，碍加新厂人，小学毕业后，闲游浪荡，好赌博、抽大烟，不务正业，以后，曾当过保长、教师、碍加镇镇长，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成立碍加分区人民政府，赵任主席。

这次土匪暴乱之前，李润芝、苏绍早已和赵元功有过联系，按原订计划，各地积极做好准备，采取统一行动。

一天，我在碍加城外田里栽秧，彭英培来找我，他说：赵（元功）说了，叫我去参加提公安队的枪，凡是去的人，每人给五十两大烟，要我到小官庙（今粮所住地）去开会。那时候，我因贪财，便去参加了赵元功召开的会议，到会的约三十多人。

会上，赵元功说：“人都集中了！我们要提公安队的枪”！我当即提出：人家有武器，我们手无寸铁，这不是鸡蛋碰石头吗？！赵元功解释说，征粮工作队到乡下去了，在碍加的基本都是病号（气候不适应），趁他们三三两两的乘凉休息，备而不防，来个突然行动，大喊大叫，<sup>杀啊</sup>冲啊！，一哄而上，把他们的枪夺过来！赵元功还说，他在镇公所里监视好公安队的排长。

旧历三月二十二日，下午五点来钟，我们开始行动了。我们边喊边叫，冲进镇公所，一举夺了公安队员的枪支。

以后，赵元功又派我们到密架、义隆捉拿征粮工作队员，当中有人还被击伤。

过了几天，听到解放军要进碛加来剿灭我们的消息，当时我们错误地认为，茅铺子江水流急喘，两岸山高坡险，过江不容易，趁此机会，到江边堵截他们。我们便沿江而上，选好制高点，等待着他们的到来。那天，我还随身带了一付麻将，在树荫底下，几个人打了起来，哪晓得，真是神兵自天而降，解放军突然出现在我们前面了，我们被吓得各自奔命，赵元功更不知去向了，还赌截什么解放军喽！！

我跑到新厂和赵元功见过面，赵元功准备了好几驮粮食和马匹，我们一齐逃出新厂，跑到峭地一个石洞里躲着，听说解放军又追来了。赵说，事情到了这步，我们只好各人自己想办法了！我看什么希望、办法都没有了，把枪交还赵元功，只好自己想自己的逃命办法去了！

过了一段时间，似乎剿匪的风声有些平息，我才跑回家来。